

焦点评论

“抢人大战”再思考

随着春节以来各地又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政策”,自2017年以来的各地“抢人大战”,非但没有降温,反大有“升级”之势。这表现在:一,不但又有一线、二线城市加入其中,一些“普通”的地级市也加入其中,仅不到一个月时间,“发布人才引进与落户等政策的城市已经超过16个”;二,激烈竞争之下,部分地方政策正加码升级,有的地方降低了落户的社保缴纳门槛,有的地方取消了购房落户的面积限制,更有很多地方进一步放宽了学历限制,比如江苏常州就出台新规定,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该市依法缴纳社保并申领居

住证后,就可以申请落户,并且两项条件均满1年后,其配偶和未婚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市落户。人才是第一资源。各地“新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人才的重视,也客观上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带来了直接实惠。不过,正如分析者指出,“抢人大战”也折射了一些地方当下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在我国人口结构影响越来越明显的大背景下,需要通过吸引大量人口落户来储备劳动力资源和消费潜力;一方面,比较现实的是,很多地方着力于城市规模、发展档次的升级扩容,无论是在硬指标还是在竞争力上,

都有对人才的需求;再加上一些地方楼市“去库存”,种种因素综合起来,让很多城市“敞开怀抱”,虽然名曰“人才引进”,但“政策门槛”正越来越低。不是就此可以认为这样的“人才政策”成功了呢?似乎还应该细细考量。自“抢人大战”伊始,就有专家指出,比起用政策吸引人,留住人更重要。然而,留不住需要相对长一点时间才能验证,倒是经济增长的数据反馈更快。再有就是“人才政策”的连锁效应。对流入城市而言,升级城市固然是与一定的人口规模相关。同时还应该意识到,与人口急速扩容紧密相关的是城市发展与治

社会透视

海外医疗旅游不能成为“诈骗温床”

据媒体报道,张女士参加美容院组织的免费迪拜游,却“被查出”重金属超标、血沉指标太高、有患癌征兆。同行的几人均被查出各种“癌症”征兆,在专家的劝说下,他们花费151万余元进行了“治疗”,而所谓的干细胞治疗只是挂了几天袋水。回国后,张女士用输液袋子到医院一查,原来都是些廉价营养液。近日,这起涉案金额151万余元人民币,公安部交办的特大跨国医疗诈骗案件的6名被告人均被提起公诉。在这些医疗旅游骗局背后,隐藏着一条完整的诈骗产业链。其中,各环节的企业都充当着不同角色,同样,各个环节都分食着诈骗来的钱财。由于诈骗主要环节发生在境外,受骗者身处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往往容易屈服。即使意识到受骗,消费者有的因在乎面子而“哑巴吃黄连”,有的因维权成本较高而放弃较真。另外,由于涉案的医疗机构地处境外,我国相关部门的监管难以覆盖,这也使得不法企业相对容易钻空子实施诈骗。医疗旅游诈骗案屡屡发生,与近年来海外医疗旅游产品需求上升有关。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定义,医疗旅游主要指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据统计,全球医疗旅游产业产值2000年不到100亿美元,2017年已经飙升到7000亿美元,并且以每年20%的速度保持增长,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这种新兴的旅游产品,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的衍生产物。对张女士这样的被骗者来说,国内不是没有地方体检和医疗,只不过在他们看来,国内医疗服务可能难以满足其对医疗卫生的更高需求。带着免费、度假、尊贵服务等动听说辞的所谓境外旅游,对他们也就颇具诱惑力。当然,也要看到,虽然境外医疗旅游被不法分子瞄准当作“诈骗温床”,但也不必因此否定医疗旅游服务业本身,关键还是要进行监管和规范。当前,国内没有针对海外医疗旅游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这会使消费者面临监管保障欠缺的风险。面对快速发展的医疗旅游服务业,立法部门有必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把海外医疗旅游服务导入法治轨道运行。旅游、公安等有关部门需根据现有法规,强化对此类旅游服务的监管力度,更注重事前的监督和管理,提前遏制医疗旅游诈骗产业链的形成。同时,对诈骗团伙和不法分子坚决查处,依法打击,确保各环节安全可靠。 □柯锐

维权意识不应该成为民众的短板

苏州大学学生小刘,因认为中国知网设置了“最低充值金额限制”并不给自己办理余额退款是在侵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故将中国知网的运营商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撤销最低充值金额限制,并退还账户全部余额。尽管“不知知网霸王条款”已是悄然翻过帷幕,然而遭受知网“霸王条款”的苦楚者却依旧大有人在。鲁迅先生曾言“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令人佩服的”。知网强大,因而维权需要勇气支撑,很好奇刘某是否是第一位“吃螃蟹”的学生,但他此番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举措,不失为“受害者”上了一节生动的维权课。所以,在笔者看来,维权意识问题上,须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果敢和据理力争的勇气,一味地妥协将会纵容侵权行为。姑且不谈及知网是否涉嫌垄断,但其他行为确实有可圈可点之处。知网作为一个文献共享网站,应是主攻服务方向,然而,看其充值操作,已是有“强买强卖”的问题了。其“购买”充值页面中,强制个人用户最低充值限额为50元,并且,余额一概拒不退还,其行实属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限制消费者的权利,是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行径。除此以外,知网的文被跨页与原作者协商,直接映入消费者眼帘,而这消费者亦是包括不知所以然的原作者。种种行径,都指证着知网在侵犯他人权益,然而,知网依然安然无事。在生活中,笔者发现,在同他人聊到各种不公现象之时,耳边充斥最多的回答不外乎——“国情就这样”,“社会就这样”,“你太年轻了”。心中却是五味杂陈,愤然亦无奈,什么叫作“就这样”?难道侵犯权益之徒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攫取不属于他的东西?而“受害者”就该该遭受权益侵犯?其实,最可怕的不是侵犯权益的人和事,而是权益受到侵犯却麻木不仁、不为所动,任其压榨和剥削。大家同是众生平等,同是生而为人,“斤斤计较”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属实属应当吗?维权意识不应该成为民众的短板,请明白,有时候要维权,要么无权,而国情和社会的种种,并非是我们权益受到伤害无作为的理由,受害者自身不去争取理所应当的权益,又指望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董志豪



守住“人脸密码”的最后防线

连日来,一款“刷脸”测面部的应用火了——只要扫码上传一张本人照片,几十秒后系统便可生成一份面部相概述、五官评分以及运势介绍的报告。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网友加入相面大军,“信息被滥用”的质疑也在朋友圈不胫而走。刷脸测面相、付费拿运程,如此“算命”岂能轻信?且不说仅凭“眼睛大小、鼻子高低”判断一个人的命运起伏本就纯属娱乐,很多网友在实测中也发现同一张照片在两个手机的测试结果大相径庭。更诡异的是,这款“占卜神器”在报告生成前强制要求获取用户包括地区、性别等在内的全部公开信息,甚至在扫码后还三番五次要求确认是本人照片。如此操作,难免给人盗用个人信息之嫌,有专家在采访中表示:这些漏洞丛生的算命程序,或许就是不法商家为收集数据而开发的“钓鱼软件”。这提醒,绝非虚言。随着大数据时代来临,个人信息泄露大有升级之势。如果说以前不法商家采集的多是居民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等“社会信息”,如今人脸、指纹、虹膜等生物信息早已成为各方觊觎的“唐僧肉”。特别是数据泄露引发的风险,二者更不可同日而语。毕竟,社会信息失守至多引来诈骗电话、精准营销围追堵截,用户不堪其扰还可屏蔽了之。但生物信息作为自然人身份不可更改的唯一标识,一旦被突破往往没有补救空间,造成的负效应也会呈指数扩散。不久前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还被曝出面部识别数据库遭泄露,舆论在惊呼的同时也对“人脸安全”产生了深层次担忧。类似事件接二连三,无疑凸显出数据安全保护的紧迫性。这也提醒我们,面对那些动辄要求上传照片、授权信息的应用程序,还需擦亮眼睛,多留心眼。当然,守护数据安全靠消费者提升认知还不够,依法而治必不可少。目前,网络安全法已经实施,法律对数据保护、使用等也做出规定,但从实际来看,我国对信息泄露的处罚还是太轻,在实操中人们对数据的定义还局限于“身份证号”等社会信息,对生物信息采集、使用、保护等规范远没有达成共识。唯有与时俱进细化法规,加大惩戒力度,捍卫用户隐私权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范荣

热门话题

2019年元月初,我看到了于慈江先生的一篇文章《影响过我的12本书》,感触颇深。那么,反思对自己有过影响的书,也就10本而已。

- 1 《民国人物传》 本书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宗志文、朱信泉主编。1982年高考结束,大学录取通知书拿到后花一元钱买的书。记不得是第几卷,据推测应该属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第三卷。 本书是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一,由李新审定,是很有分量的民国史资料,开阔了我的眼界,是我认真审视民国史的诱因。 2 《晚霞消失的时候》 本书作者礼平,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文笔非常优美,情节感人。小说描述了年轻的李准平与南珊相识相爱,不幸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出身不同,却变成敌对的双方,终致形同陌路,各奔东西,令人遗憾叹息。 《晚霞消失的时候》是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一部现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小说中对文明与野蛮、科学与宗教、爱与恨、情与理、真善美关系的哲理性探索令人深思。 3 《九三年》 本书是法国中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名作。小说以雄浑的意境描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残酷斗争,尤其是雅各宾派的所作所为。雨果对于雅各宾派滥杀无辜做了深刻反思,他认为他们实行惨无人道的政策,是其垮台的主要原因。 法国大革命是和平与战乱、爱与恨、善与恶、理性与感性、人性与兽性、贪婪与施舍等极其对立的各种观念行为的大碰撞,这些在作者笔下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出来。阅读《九三年》一书,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思绪很难平静,往往令人扼腕叹息再三。 4 《拉封丹寓言》 本书作者拉封丹,是法国著名的寓言诗人。他总是借用民间故事,运用诗的语言对之进行再创造,经常以动物喻人,讽刺势利小人和达官贵人。本书大

- 多取材于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印度的寓言,以及欧洲中世纪和17世纪的民间故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寓言故事集之一。 这部寓言集与著名的《格林童话》《克雷洛夫寓言》一样,语言生动,情节感人,寓意深刻,对人的心理影响很大,往往一语点破人生道理。 5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本书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86年所写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及其基本原理。 学习本书,是在大二的时候,当时 6 《庄子》 《庄子》是中国先秦著名的道家著作,学界公认是庄子和他的门人共同的作品。 庄子名为庄周,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说是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因此后世学者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由道家而衍生出道教以后,老子、庄子便被神话,分别被封为太上老君和南华真人,他们的著作分别被作为《道德经》和《南华真经》,与《周易》合称为“三玄”,成为道家必修之课。 7 《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时代》是18世纪法国启



- 8 《四书集注》 本书朱熹(南宋)著,三秦出版社出版。 《四书》是指儒家的四部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论语》《孟子》原本就是独立成书,流传于世;而《大学》《中庸》原本属于《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和第三十一篇,直到宋朝的学者特别看重这两篇文章,才将它们从《礼记》中抽出,分别独立成书,于是影响越来越大。《四书》的作者分别是孔子(一说曾子)、孔门弟子、孟子弟子、子思(孔伋)。朱熹《四书集注》编成以后,备受统治者推崇,作为官方确定的教科书,将儒学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也正是朱熹,才真正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 9 《道德经释义》 本书老子(周)著,任法融释义,三秦出版社1990年首次出版,此后有多种版本流行。 《道德经释义》是一部非常红的图书,但是它的初版书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本书作者是时任陕西省道教协会会长、终南山楼观台监院任法融先生。由于本书是由宗教内部人士所写作的,一经出版,便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深刻认识到《道德经》是开启人们智慧的钥匙,仔细揣摩它,慎重珍藏它,关键时刻总能令你惊喜。 10 《万历十五年》 原作者是美国华人黄仁宇,最初是由中华书局1982年5月出版,出版以后引起很大震动,此后多次再版,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畅销书销量最好的作品之一。 对于《万历十五年》的评论实在是太多了,我可以概括说:他改变了我们史学教科书的叙述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告诉人们历史并不是那么非彼即此,非善即恶、非忠即奸的模式,为人处世、从政为官的所作所为,出自理想的信念固然是其基础,但社会的复杂和情感的掺杂往往令人难保初衷。个人再英雄神武,在政治和现实上的作为,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在特定的时代里,历史自有其发展的轨迹。 □李郁 (作者系著名历史文化学者、编审,现任三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工会主席。) 我与我书

秦风书话

公元554年,南梁国都江陵城破,梁元帝萧绎做的头一件事不是从暗道逃走,也不是仗剑与敌一搏,而是急急火火跑到藏书楼上,一把火烧掉自己苦心收集来的藏书十四万卷。据说萧绎一边烧一边痛哭,并欲与他的藏书一同化为灰烬,幸被拦住。我至今搞不明白,萧书焚书,真的是因“读书误我”?还是因他对书的占有欲已到病态程度?既不属于我,他人也休想拥有!不管怎样,对于一个自懂事起便嗜书如命的人,他的藏书恐怕版太多,一把火烧掉太可惜了。 对于藏书,数量显然是一个硬指标,但像萧绎那样的恐怕也无可比性。对于一般的读书人而言,五千册、一万册藏书已经算是不少了。再多,恐怕就会超出“读藏比”,相当一部分书只会终年沉睡在书房。章太炎是有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有八千册,可章太炎也坦言,许多藏书他实际上也只是“略略看过”。鲁迅有一万四千册藏书,在同事作家里不过郁达夫梁实秋,但也算比较多的了。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俭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买盒子炮,就可知道。”把买书比作买盒子炮,大约只有鲁迅先生才会有如此飞扬的想象力,不过,倒真是贴切啊! 有的人读书比较杂,我一直佩服那些读书专的人,他们能尽可能搜罗天下某一课题的书籍,在一个领域广采深挖。据说胡适的藏书有六七万册之多,却多是中国

藏书的多与少

哲学美学系列,而文史类的则极少。有意思的是,胡适的藏书竟然没有《资治通鉴》,别人问起,胡适说他早年便读过,只是史学不是他最感兴趣的,就不拿它充门面了。可见胡适对待藏书的个性。 前几年,有关作家该不该多读书的问题也成了问题,被正儿八经地拿来讨论。有人说作家读书多了会“读死”,变得迂腐,作家即使该读也该读金庸古龙的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书节奏快,故事好看,读者欢迎,作家从中可以学习如何谋篇布局。在我看来,这原本就是个伪问题,作家不读书干脆就去卖红薯算了。但我同意一个观点,多读书未必与多藏书之间可以画等号,换句话说,藏书少的人未必见得读书就少。钱钟书的藏书不多,可他总是手不释卷,杨绛先生就说:“钱先生有书就赶紧读,读了总是拿起笔写,所以我没有大量藏书。”真应了那句话,“书非借不能读也”。熊十力的藏书也不多,甚至有人认他根本“没有藏书”。但他的学生却说他“殊不知上下四方,万象森列,却是先生的书库,先生平时仰观俯察,观其贯通”。熊先生是哲学家,而哲学从古希腊开始便是从宇宙自然以及社会这些个大宇宙中获取精髓的,谁能告诉我,柏拉图又有多少藏书? 郁达夫说:“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法国人夏尔·丹齐格在《为什么读书》一书中说:“书,是用来读的,读比看重要得多。”其实,二者说的并不矛盾,郁达夫喜欢中国文人坐拥书城的感觉,而丹齐格更有实用主义色彩,说到底,藏书的多与少,最终都要落在一个字上。 □钟华